



# 蒼 天 作 証

范茂泉◎著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



蒼

天

証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范茂泉◎著  
藏书章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苍天作证/范茂泉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7.8

ISBN 978-7-80240-054-2

I. 苍… II. 范… III. 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07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99380号

书 名 苍天作证

编 著 者 范茂泉 著

责任编辑 潘爱平
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: 100009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 11

字 数 300千字

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2.00元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

马鹿寨 /1  
收获 1158/3  
不喜欢“长”声的凉山汉子 /5  
弹指一挥间 /8  
海螺沟之旅 /11  
走进大青山 /21  
玩海 /29  
风雨桂林 /31  
小院春色 /41  
苍天作证 /43  
魅力晚霞 /51  
遗传高血压 /64  
春到迷易湖 /69  
感受香港 /72  
为教师节干杯 /77

## 第二辑

馒头、凉粉及其它 /79  
弃权 /80

“新”观念 /80  
作威作“虎”/80  
告别麻将 /81  
感悟“巴结”/84  
泸定印象 /86  
“官不可无此味”/87  
如果多一些夏一松 /88  
一纸调令为乡官 /89  
震从何处来? /91  
“万人上线率”质疑 /92  
变脸的包青天 /93  
给卡扎菲总统的一封信 /95  
饮酒尴尬 /97  
拿掉周至乌纱帽 /98  
反思 /100  
“三讲”随笔 /102  
澳门人的忠告 /105  
三尺讲台有南郭 /107  
拒绝“家访”/109  
李大为可恨 /111  
巨贪留下的思考 /112  
“段长”下岗 /114

跳墙之狗 /115

遭遇小偷 /116

这账找谁算去 /117

### 第三辑

老王校长 /121

楠木河之恋 /124

教师情怀 /126

老师今年二十五 /129

雁飞大西南 /131

教师泪 /133

搭车少女 /134

忠诚 136

灵魂工程师 /138

李工 /140

为夕阳添辉 /143

英语教师 /147

下台校长 /149

难忘彭清一 /153

“孙大圣” /158

老队长 /159

母亲 /162

列车上的故事 /178

红叶 /184

肥水流进外人田 /188

祸起风流 /190

竹林坡 /237

### 第四辑

一点建议 /283

各有千秋 /284

曙光 /286

学校常规管理不容忽视 /288

强化学校管理 提高教育质量 /291

党风廉政建设要脚踏实地 /298

自查 /299

效果 /302

发展基础教育 提高民族素质 /305

相聚武子陵 /311

相识在春天 /314

壮哉！孺子牛 /317

悼止安先生 /325

东汉名臣范滂 /325

历史之星 /330

范谢宝 /342

## 马鹿寨

团结乡的武装部长给我当向导，从雅砻江边登山，踩着巴掌宽的小路，钻进人多高的茅草，部长不时提醒，“那包谷地是狗熊踏平的，这儿我曾被狗熊扑倒在地，咬去拳头大一块肉。”他捞起裤管，亮出小腿上几大块紫红色的伤巴，我提心吊胆，惟恐躲着的狗熊偷偷向我们袭来。

部长是彝族人，健谈，汉语说得不错。从他口里得知：马鹿寨曾经是米易县最穷的山寨，人民公社时，每个劳力摊 8 分钱，长期吃国家返销粮，全寨 500 多号人，没有一个能穿上鞋……我不敢相信，心情沉重，脚步缓慢，走一阵，部长得停下等我，用了大半天功夫，总算到达海拔 3000 多公尺的马鹿寨。

寨子全是低矮的茅屋，满目灰黄。不知何年何月，寨中人的祖宗把山顶上的树木砍光，大片大片的土地杂草丛生，几只精瘦的山羊，啃着路边抖缩的枯草。极目远望，起伏的草地与蓝天连在一起。如果不是爬山，用直升飞机把你空运到山寨，你定会认为这是茫茫草原。

在一间破烂的茅屋前，主人把我们迎进屋去，从门外抱进一块石头：“委屈你了，小兄弟。”他叫我弟，我自然称呼他哥了。阿哥是寨中惟一受过初等教育的人。他介绍说，这里原有个教学点，现在垮了，娃儿们读不成书了，阿嫂看见来客，背起一只椭圆形的酱色木桶，百褶裙一晃飘出房门。

“我们这儿吃水要到左边山沟里去背，往返一公里多路，祖祖辈辈都是这样。”阿哥说完，解下大筐小洞的青色擦尔瓦，支起吊锅，火塘中燃起熊熊烈火。水背回来了，阿哥阿嫂赤着脚，脚后跟裂口纵横，阿哥眼神忧郁，阿嫂一脸黑黄。

屋内四壁空空，东边墙脚有一小堆土豆，一小筐包谷。土豆旁边，一个大木墩上放着几只土巴碗。

晚上，我睡在火塘边篾笆折上，垫一床陈旧的羊毛毡，盖的是阿哥那件擦尔瓦。天还没亮，门外有节奏的脚步声把我从梦中惊醒。

我走到寨边的岩石上，脚下生云走雾，眼前白云翻滚，寨子时隐时现，马鹿寨人在云里雾里生活着，我没心思欣赏岩下颇为壮观的蛮王洞，岩上千奇百怪的石笋，吃了阿嫂几个烧土豆，告别阿哥匆匆下山。

回到县城，我一直惦记着马鹿寨，思念着阿哥一家，街上看见一位披擦尔瓦的，就撵上前去，看是不是阿哥。

一九九六年十月，轮到我们单位到团结扶贫，我又去了趟马鹿寨。

阿哥的茅屋不在了，全寨的茅屋不在了，瓦房，青一色的瓦房。寨东那三间粉墙青瓦的教室，传出彝家子弟快活的读书声。三个教书的，有两个是公办，并且都是马鹿寨人。一根几百公尺长的自来水管，从山沟的那一面伸进寨子中间，寨边草地上牛羊成群。

走了好几家，不见阿哥，经学校老师指点，才找到阿哥的住所——四间高大宽敞的瓦房，外面用箭竹围成栅栏。要不是阿哥脸上那颗痣，从他面前走过我也认不出来。他着一身海军尼中山装，脚穿一双大头平底鞋，正摆弄一台粉碎机，脸上带着笑。

十年不见，阿哥和我惊喜交加。他请我坐在简易沙发上，阿嫂递过来一杯三花茶，她脸色黑红，穿着崭新的百褶裙，紫红色的藏靴，比住茅屋时漂亮多了。

墙壁上粉刷了石灰，三合土地面上放着衣柜、茶几、大圆桌、气压水瓶。桌上，三洋牌收录机正弹奏着悦耳的《锅庄圆舞曲》，喜气洋洋，跟城里人结婚时，洞房中的摆设差不多。略不同的是抬面桌的档头，放着阿嫂背过水的那只椭圆形酱色水桶。

晚上阿哥让我住进一间屋，新床、新被盖、新床单。“啊呀，全是新的！”我发出感慨。阿哥纠正，“不新了，前年县里的书记和县长在这儿住过。”他坐在床边告诉我，那年我走后，寨中开始扫盲，教大家识字的是中心校的邱老师。八三年全寨脱盲，中青年人早就开始学技术了。杂交玉米用上了塑料薄膜，一亩要增产两三百斤，全寨

好几年没吃返销粮了。每户都有几十只牛羊，家家责任地边种上了一排排花椒树……这一夜，我们谈了很久很久。最后他说：“我那两个读小学的女儿，成天嚷着要买台彩电，可这里没有电视信号。”……我信心十足地告诉他，县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已启动，马鹿寨很快就能看到电视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阿哥请来两个彝族老人陪我聊天，然后，从羊栏中牵出一只大羴羊宰了。阿嫂操起菜刀抹了一只鸡的脖子……两小时后，屋内飘香，圆桌上摆起一盆热气腾腾的坨坨肉和一盆炖鸡块。阿嫂摊开几只青花瓷碗，斟满荞麦酒，“小兄弟，你从城里来，没什么招待你的。”阿哥举起酒碗说：“荞麦酒是山中泉水酿成的。”芳香浓郁的荞麦酒颇有诱惑力，我不会喝酒，却不自觉地双手捧起酒碗：“祝愿山中泉酿成的美酒斟满彝乡千家万户的酒碗，干！”

## 收获 1158

麻陇中学的几位年轻人，踏着从未平坦过的崎岖小路出山，双脚磨出了血泡。黄草来的小伙，每走一步，腿肚子就被小黄路上半尺深的淤泥拥抱一次……阅卷老师准时来了。

阅卷场没有空调，没有可口可乐，没有龙舟山泉，吃饭还必须自己掏腰包。先前一块几，现在三块多一两的茶叶，退不去室内的酷热。阅卷老师脸上的汗珠，洒落在学生的答卷上。

像农民挥镰抢收水稻，老师们舞动钢笔用红“√”第一次收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颁布以来，全县中小学教师花了九十年心血浇灌出来的成绩。虽然这成绩不能使学生们跨入中专学校的大门，步入高等学校的殿堂，但夯实了初中生理想的基础。

现代气派的电子计算器和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算盘并举，经过几天紧张的加减乘除乘方开方过后，成绩终于落到了白纸上，请诸君鉴赏。

如果把今年的会考成绩与去年的会考成绩稍作比较，即可看

出今年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理卫生的平均成绩分别提高了 20.6、0.5、-3.62、-2.8、7.4、1.6、3.1，及格率分别提高了 27.6、2.7、1、-4.7、8.9、3.5、27.1。

成绩是令人鼓舞的，但不能令人欣喜若狂，当然更不足以使人得意忘形；成绩是巨大的，但必定收获的是没有风干扬净的“水谷子”，不能吹糠见米；成绩足以使杞人担忧，因为本届学生初一是 2460 人，参加毕业会考的却只有 1158 人，仅占应参考人数的 40%。

1158 ≠ 2460，还有 1302 名学生哪里去了？反复核查 94 届在籍学生花名册，发现米易中学参考人数是 100%，其余各校均有学生“失踪”。新河中学 140 人，只有 8 人参考；柳贤 90 人，只有 22 人参考；坪山 30 人，只有 12 人参考；撒中 250 人，只有 102 人参考；黄草 41 人，只有 24 人参考；普中 205 人，只有 100 人参考；垭中 130 人，只有 66 人参考；沙坝 50 人，坊田 41 人，参考人数是零。究其原因有：中专预选后，不少落榜生垂头丧气离校返家；不参加会考的学生一样报考中专；一些学生留级；更多的学生有自知之明，甘拜下风，不敢与那些接受“9+x”教育的考生竞争，他们认为，即使竞争也是不公平的，读完初一就心安理得地回去种责任田或打工挣钱去了，问题竟是这样严峻。

怎样保证学生受完九年制义务教育？想来校长和老师们是有办法的，只不过“熊掌”比“鱼”更重要。如果无“熊掌”，“宴席”上自然有“鱼”。我认为眼下“熊掌”和“鱼”均要兼而得之。

会考了几年，我们除收获分数外，还收获了些什么？收获分数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分数是个极模糊而笼统的信息。分高，让人高兴而满足。分低，使人苦恼而丧气。学生掌握知识的长项和短项，从分数上看不出来，知识的缺陷更不得而知，教学之不足无法了解……很难产生积极的反馈效果。咱们可否把会考试卷扛回去，认真分析总结一下学生的得失，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，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，纠正传授知识中的错误，以利于在新学期对新的教学对象进行教学上的调整、改进、导向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。

小学毕业会考成绩也不错，与 93 年相比，语文平均分提高了 17.95，数学平均分提高了 2.6，双科及格率提高了 1.38。这是学校平

牢抓住教学这个中心,强化“五认真”,强化学校常规管理,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的结果。咱们应再接再厉,发扬光大,克服不足,争取合格率大幅度上升。

## 不喜欢“长”声的凉山汉子

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,在宁华中学运动场一侧那几棵傲视苍天的攀枝花树下,有幸能和凉山来的几位客人见面。与我一道的饶朝忠校长神秘兮兮地指示我,说小个子的那位是局长。

“你好,局长。”“你好,叫我马廷军或老马吧。”就这样,我与马局长相识了,像请朋友品味一杯淡淡的咖啡那样简单而平常,他落落大方而又潇洒地握住我的手。

“你有我老么?”我唐突地问。

“只要我笑起来,你就知道我有多老了,”他含蓄地答。

我以极快速度扫视了眼前这位德昌文教局的首脑人物——笑不露齿,颇有大家闺秀的斯文,却不失男子汉的阳刚之气;身高不过一米六,却不失大丈夫的伟岸;和颜悦色堆满幽默的脸,不失带“长”人的严肃;四十六七的年龄,却有着当代青年人的蓬勃朝气。

他递过一支凉山卷烟,我摇手谢绝。

“你也戒了么?”

“不,我根本就没抽过烟。”

“两年前,我已戒了烟和酒。”他说。

“如果我吸烟喝酒,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去,只要不坑害国家、社会、集体和他人,海洛因也可以吃,何必扼杀自己的爱好,何必给自己过不去。”我的这一观点被他命名为“范氏理论”。

“见笑了,马局长,别听我的胡言乱语。”

“刚才不是给你讲叫我名字吗?怎么还叫局长?”

我不好回答。曾经有位心理学先生对我讲过,当官的被别人,特别是下级叫名字是很不舒服的。再说,当官的名字是随便让人叫

得的么？“某长”是身份、地位、权势的象征，是套在头上熠熠生辉的光环，是让一般不求上进的人敬而远之的护身符。人家奋斗拼搏，开拓进取多年，才获得响当当硬梆梆的一“长”之称号，被同行或下属一呼名字，岂不身价大减，黯然失色，混同于平民百姓了么？

我正疑惑，高出他一个头的凉山彪形大汉毫不掩饰地补充说：“马局乐意大家叫他名字，我们已经叫他多年了。”马廷军似乎看出了我的不解，“老兄，什么长是官场上的称谓，是管官的官取的代号。人们叫你‘某长’，表明群众和你有隔阂，有差距。我们与同志同事的关系是平等的，摆官架子有何用？当大家能自觉呼唤你的名字时，是关系最融洽的时候……”听完马廷军像拉家常一样的轻言细语，我肃然起敬，仿佛觉得他的身高一下子超过了一米八。

马廷军在饶朝忠校长的陪同下，开始参观柑桔花飘香的宁华中学。他身边的大汉留下，在刚吐出新芽的巨大的黄角树下和我一起感受浓郁的春天气息——欣赏茵茵的芳草地，绿叶婆娑的芒果林，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美食家垂涎欲滴争相怒放的攀枝花，聆听树枝上精灵般的鸟儿演唱“流行歌曲……”

“我好像认识你，你在教育科吧，”大汉说。

我趁机和大汉套近乎，“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在教育科了，听说你们的‘普九’工作受到省教育厅的赞赏，教学质量在凉山州数一数二。”

豪爽的凉山汉子愉快地打开话匣子：“我也在教育科（旁人说他是科长），‘普九’工作你我心照不宣，教学质量还算过得去。不过，多亏了马廷军，他当局长九年来，从未离开教学，经常组织各科室负责同志到学校上公开课，他自己上高三英语示范课。他不准全县教职工打麻将或参与其他形式的赌博，即使在节假日也不行。锦川中学校长和教导打麻将，被就地免职，他们还是马廷军的好朋友呢。茨大校长打一块钱的小麻将，马廷军让他听候处理。只要接到老师打麻将的举报，哪怕在深夜马廷军也要驱车去理麻……我们的老师太累了。2000年德昌中学高考上线109人，马廷军还不满意，说上清华北大的少了。不到十八万人的县，经济全靠早市菜、甘蔗、蚕桑和烤烟支撑着。文教局买了三十亩荆棘丛生的荒山搞蚕桑

示范基地，还派了局里十名同志背起铺盖卷，下乡指导农民种烤烟。还和小高镇签订了经济发展目标责任书，完不成任务马廷军下课。”

年龄比马廷军小得多的大汉一口一个马廷军，居然不怕得罪自己的上司，足见马廷军和文教局职工的关系非同寻常。

大汉用力吸了一口香烟，飘出一串烟圈：九八年“普九”验收，州里一领导在酒桌上斟满三杯酒（每杯容量一两），一字儿排开，要求马廷军一口干一杯，每杯给“普九”经费一万元。耿直的马廷军一口气干了三杯。“好，再来三杯”。马廷军气吞山河，脖子一仰，咕嘟咕嘟又饮三杯。领导不断斟酒，马廷军不断地咕嘟咕嘟……你猜他干了多少杯？二十二杯半呀！可那位领导赖账，突然变卦说不给钱。喝得昏天黑地的马廷军拍案而起，举起一只盛满东坡肘子的大碗，“你敢不认账，我砸烂你的头！”领导折服了，“这小子不愧是凉山汉子。”不得不把二十三万元如数拨给文教局。可马廷军倒下了，整整一个月挪不动双脚。

从大汉的口中还知道，马廷军七十年代就读于川师化学系，之后又攻读西南师大教育管理研究生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，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虽不是外语专业毕业生，但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，上过一堂又一堂学生用热烈掌声欢迎的示范课。虽不是歌星，但用外语和汉语演唱的《祝酒歌》却那样字正腔圆，那样情深意重，那样优雅迷人，余音绕梁。马廷军果然博学多才，出类拔萃。

饶朝忠（笔者没称校长，望饶校长见谅）和马廷军逛了一圈之后，把马廷军带到横卧在宁华中学校园内的“大提琴”上，向他讲述“琴”东侧的百米长廊，长廊上各年级各班开辟的“学习园地”。描绘“琴弦”上将镶嵌唐诗三百首，漫步“琴”上有如走进颐和园长廊……

饶朝忠的滔滔不绝令在场的人非常感动，我们十分相信，宁华中学这“琴”，伴随着“琴台”下潺潺流水跳动的音符，和着时代的节拍，将创作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。

末了，马廷军言词恳切地开导饶朝忠——“你不能离开宁华中学，就在这里干到退休，把这所学校办成你理想的学校，比到哪儿

都强，听老同学（马、饶同过学）一句忠告：当校长千万不要离开教学”。

## 弹指一挥间

一位五十多年前就读于米易宁江中学的退休教师，一谈起蓬勃发展的米易教育，爬满皱纹的脸顿时春花绽放，洋溢着喜悦，洋溢着自豪，洋溢着无限希望。透过岁月刻在他脸上的年轮，透过他粉笔灰染白的头发，透过他灿烂而充满自信的爽朗的笑，无论是谁，都能体会到米易教育事业的伟大和辉煌；无论是谁，都能体会到米易教育经历的曲折和坎坷。

这位老教师平静地告诉我：“1951年，米易全县只有小学4所，村小14所，无中学（宁江中学已合并到会理中学），在校生不足2000人，教职工82人。所有学校不是祠堂就是庙宇，不是庙宇就是马厩。1953年创办了米易中学，招收新生53人，一个班，4名教职工，借莲华小学的教室上课。1954年政府在灵官山脚下修建了不到一千平方米的土木结构的新校舍。”

这是一组刻骨铭心的数据，这是一段让人寒心的历史，这是一条米易教育发展的起跑线。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产生并实现了到学校去玩一下的愿望。

在一个秋风扫落叶的日子，我穿着开裆裤，鼻子横起抹，赤着双脚，紧跟大哥大姐的屁股后面，走过好长一段狭窄蜿蜒的田埂小路，还赖着大姐背了一程，才进了一座庙宇。大姐说：“这是禹王宫，这是克朗小学，那边有泥菩萨的屋子就是我们的教室。”于是庙宇就是学校，菩萨“上班”的地方就是教室的印象便封存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“这里不是幼儿园，小娃娃不要在教室里”，那个像孔乙己一样着长衫而且站着的瘦骨嶙峋的老师，边说边走过来要抱我出教室，我像一条小鱼，窜到大哥的身前。大姐急匆匆走过来，牵着我稚嫩

的小手走出教室，“小弟，不要乱跑，放学了我们就回家。”

我站在教室门口，和教室里那十几个“大学生”，一起聆听泥菩萨旁边的老师讲述《狗和昂（狼）的故事》。老师有些口吃，语音不清，把“狼”说成“昂”，引发了学生们的欢笑。一学生起立，“老师是狼不是昂”，教室里又是一阵快活的哄堂大笑。“老师就是老师，怎么是狼呢？”又一名学生迅速作了更正。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，也不知道狼是什么东西，直到穿长衫的老师说“‘昂’（狼）的尾巴是拖着的，狗的尾巴是卷着的”，我才勉强知道狼就像狗，只不过尾巴是拖着的——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，我没上学之前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惟一的理论知识。又过了好几年，我和另外两个小孩在山上放牛，突然遭遇两只狼的追赶，才真正理解狼是一种穷凶恶极的动物，与狗的差异不仅仅是尾巴。

我不喜欢教我哥、姐的这位老师，因为他不让我进教室，因为他跟菩萨一样板着面孔，瞪着双眼，毫无生气。我不喜欢哥、姐读书的地方，因为这里只有一个面黄饥瘦的老师，只有一个班，学生自带课桌凳。另外还有一个老和尚，“领导”着“十八罗汉”成天乐呵呵的收受礼品，迎送前来进香、顶礼膜拜的人们。我心里盘算着，该我上学读书时，一定另选一所学校。

一年后，大哥、大姐初小毕业，到了县城惟一的一所高等小学念书，而且在后来，我也进了这所高等小学（即现在的城关一小）。学校是土木结构的校舍，教室八间，六个教学班，学生不足两百，老师只有七八个。到这儿读书的大多来自莲华、草场、柳贤、观音、坪山等地，而且食宿在学校，二三十个人，像猪儿一样挤在一起，二三十颗头一字儿排在地上……吃饭得自己煮。教师食堂周围布满了由两个土坯组成的一个又一个的小灶。最难受的是夏天，煮饭时（多数学生是无米之炊，煮的是野菜、茄子、兰瓜、豌豆、胡豆），人人经受烟熏火燎而汗流浹背，泪水盈盈。待夜深人静时，赤条条逃出寝室，跳进攀莲大堰，让清凉的渠水带走一身的臭汗，带走一天的疲劳。然后又悄悄潜入寝室，接受蚊叮虫咬，过一两小时，又再次跳进攀莲大堰……

六十年代初，我戴着红领巾骄傲地来到灵官山脚，得意地跨进

## ／ 卷天作证 ／

了米易中学的校门。半饥半饱地体验和享受了六年米易中学低矮的校舍，尘土飞扬的篮球场，稍不注意就让人摔跤的泥泞道，如豆的煤油灯以及和我们一起流泪的小小蜡烛。

弹指一挥间，五十年过去了，米易已形成从幼儿教育到小学教育，从初中教育到高中教育、成人教育的教育体系。全县有幼儿园 29 所，小学 128 所，中学 12 所，职中 1 所，在校中小学生近 3 万人，在岗教职工 2008 人。克朗小学变了，城关一小变了，米易中学变了，全县所有的学校都变了。

米易各族人民、历届党政领导和广大教职工通过半个世纪的努力，终于谱写出一曲曲动人心弦的教育旋律，演奏出一首首感人肺腑的教育乐章。雅龚江边、大山深处、安宁河畔、二半山坡、那些先前的校园——阴暗的“干打垒”，潮湿的破庙祠堂，早已荡然无存。一幢幢漂亮的教学楼、实验楼拔地而起，雄伟壮丽；高山绿水之间飘荡着“普九”的欢歌笑语；安宁河流淌着集资办学、捐资助学的动人故事；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设施和先进的教育手段走进了中小学课堂；昔日辍学的彝家牧羊女、傣家放牛娃、早已获得大中专文凭，担起了四化建设的重任。

如今，48 岁的米易中学已拥有教学班 38 个，学生 1908 人，教职工 227 人（其中离退休教职工 71 人）教学设备设施齐全，并以她的成熟、以她的绰绰风姿展现在 20 万善良纯朴的米易人面前。

如今，毕业于米易中学的高中学生已有 4771 人。上大学的 1913 人，其中 6% 是少数民族的学生。上中专的 919 人。研究生、博士生遍布国内外。另有 939 人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技兴国的顶梁柱。

悠悠五十年，特别是改革开放 22 年来，米易教育像冉冉升起的红日，每天都是新的。米易教育像一艘搏击风浪的航船，满载着二十万人民的希望和近三万名中小学生的梦想，劈风斩浪，驶向明天，驶向未来。

## 海螺沟之旅

### (一)

“停！”一个挺着青蛙肚，裤带上坠着手机、商务通和一大串钥匙的男子傲慢地站在公路中间，声称“非本公司的车辆一律不许进山，进山必须换乘本公司的绿色环保车，价格从优，每座 55 元。”我们的车，在磨西饭店大门前被拦下了。

“岂有此理！分明想宰我们，”“不到海螺沟了，回去！”“青蛙肚”一再解释“这是公司的规定。”

“不买他的账，进山！”驾驶员松开刹车，车轮卷起的灰尘中，“青蛙肚”嘏出一句“哼，乡巴佬。”其实满车的人，只有我是乡巴佬，其他先生、女士都非常洋气。

车行约一公里到达山门，一根杆子横在前方，“你们的车子不能进。”我们好说歹说也不奏效，车子被迫返回磨西饭店。青蛙肚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笑。

到冰川早餐的计划落空，我们不得不走进磨西饭店的餐厅。服务小组说：“早饭开过了，什么也没有，还有十来个冷馒头和包子。”“来点面条也可以”，我们中的一些人提出了十分简单的要求。二十分钟后（此时已是 9 点 30 分），两张大圆桌上，各出现一钵（盛汤的）面条，面条上浮着几片半生不熟的白菜叶，几只苍蝇在面条上空盘旋。小伙子们一哄而上，用筷子往茶杯大小的碗里挑面，还有三、四个人碗还空着，面已被挑光，于是期待着第二次出现浮着菜叶的面条。面条出现了，加热后的馒头包子出现了，还是一抢而空。

一结账，“520 元”，小姐语惊四座。20 元一两的素面，有生以来，我第一次享用。“小姐，你卖的是人肉包子吗？加上你也不值这么多钱嘛。”小伙子们抗议了，话说得不太好听，小姐脸上飞起红云，再次操起计算器运算一通，“156 元，一分不能少。”156 就 156，我们花不起时间。星级饭店的“星级面条”，有谁还想吃第二次？

每人买了 55 元一张的车票和 65 元一张的门票，乘上旅游公司名为绿色环保车，实为柴油车的“大巴”，沿着海螺沟蜿蜒曲折的公路，在半山腰的灌木丛中爬行。沟两侧的山峰直插蓝天，山上翠绿的竹林、红黄的豆杉、浅黄的银杏、深绿的水杉、红色的枫叶，一片片，一簇簇，像无数礼花绽放，像彩云挂在树梢，像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挂在车窗外，只要把手伸出去，就能抓住一片云，取下一幅画。沟那边，偶有瀑布凌空而下，像轻纱，像白练，从山顶悬挂到沟底。

车行 36.5 公里到达终点站金山饭店，大胡子导游带我们在原始森林中穿行，爬山 3 公里到观景台，这台是几十平方米的空地，站在台上冰川尽收眼底。冰川从贡嘎山坳往下绵延几公里，宽约一公里，冰层厚 80 米至 500 米，即使烈日照射也不溶化。漫步冰川，你会发现无数冰凌、冰砖、冰窖、冰峰、大如房间的巨冰。它们似狮、似虎、雄居川上，似龟、似兔、藏于冰窖，似猿、似猴、川上爬行，似僧、似佛、笑世人抛弃诚信，似情侣相依而坐，似痴汉遥想恋人……千奇百怪，让你目瞪口呆。

放眼贡嘎雪山，太阳的光芒像金色的盖头罩住冰山之巅云雾在冰山下缭绕，像少女洁白的裙纱。海拔 7556 公尺的贡嘎山主峰，像情窦初放的美丽少女，让人心动，让人陶醉，让人可望而不可及。据说，这是康巴人心中的神山，在朝圣的日子，不乏三步一叩首的虔诚跪拜。夕阳西下，满川霞辉，乡巴佬更觉潇洒惬意，流连忘返。

大胡子劝我们下榻金山饭店，观赏围抱饭店的原始森林，鉴赏这颗镶嵌在绿海中的玛瑙，用来自冰山之巅清纯甘甜的泉水沐浴，观看这里份外皎洁的月亮和特别灿烂的星光，聆听这里的百鸟歌唱，享受这里的明媚阳光，品味这里的康巴小吃。如果你有勇气，还可以和美丽粗犷的康巴姑娘，跳上几曲欢快奔放的玄子锅庄……可惜饭店要价太贵，高档房间每晚 8800 元，低档房间每晚 880 元，非成克杰之辈，“乡巴佬”中有谁住得起？

大胡子介绍说，海螺沟有 4500 多种树，400 多种动物。我们虽不是学者，还是信其有。况且，我们确实见到了十几种树，遇到过两只花脸小松鼠。